

台北盆地的前世今生－以人類活動為中心的思考

劉益昌（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淡水河這條河流和台北的人群

淡水河下游的台北盆地今天車水馬龍，住著全台灣 1/3 的人口，而且這群人自稱為漢人或台灣人，但是在總統府前面卻有著一條介壽路改名的凱達格蘭大道。原本大家都不甚瞭解什麼是凱達格蘭，為什麼要改為凱達格蘭大道，直到 1990 年代末期以來，才逐漸知道原來凱達格蘭（Ketagalan）是一群原來就居住在台北的人群的名稱，看來台北地區在漢人來臨之前，有著另外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目前所知淡水河流域和台北盆地較早的文獻記載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記錄，其中荷蘭人的「番社戶口表」還記錄了聚落的大小，也就是戶數和人口數，甚至還有男女的比例，1654 年荷蘭人所繪的大臺北古地圖還清楚描繪了幾十個聚落分布在台北盆地和北海岸，甚至指出沿著今日大漢溪向上游通往龜崙人（Kulon）的區域。漢籍文獻較為清楚的是十七世紀末（A.D.1697）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他透過親自進入台北盆地的觀察記錄時的聚落資料。這些文獻記載，使我們較清楚的知道當時居住在淡水河下游和台北盆地的人群和他們的聚落分布、人口和生活狀況。

二、從考古學觀看的溪流與盆地

雖然有文字的文獻記載只有三百多年的時光，但是淡水河流域中游以下廣闊的河谷平原、河階台地，和台北盆地這些肥沃的平野和山林之間早就有了人類的蹤跡。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最遲在距今一萬多年前今天的台北盆地內就有人類活動，五、六千年之前淡水河口、台北盆地邊緣已有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居住，之後文化演變加上陸續有不同文化的人群遷入，直到漢人進入這個地區之前。這些原來的住民們就像葛天氏的子民一樣，隨著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以來氣候的變化、海水的漲退和古台北湖的盈縮，居住在河湖邊的台地緩坡或進入盆地底部耕作，望盡古今台北地區的滄桑變化。這些古代的居民世代在淡水河流域及台北盆地附近地區繁衍生息，他們居住過所留下的舊址，逐漸湮滅沉埋於泥土之中或水面之下，就形成考古學上所謂的遺址。

考古遺址中層層堆積人類所留下的遺物（如石器、陶器、骨角器、食物殘渣等）和遺跡（如房屋基址、墓葬、火塘等）的地層，就是所謂的文化層。文化層中遺物、遺跡和它們彼此之間的相對關係，就好像凍結在時空之中的一部無言史書，其中豐富的先民生活資料，透過考古學家的研究、解析，鮮活的站在人類歷史的舞台之中，訴說人類在台北盆地和淡水河流域長遠以來的活動歷史，體現人與自然之間長期的互動過程，進一步使當代人群得以知曉本身應有的生活態度。

考古學者基於土地和人群的互動關係，因此從不同的空間角度和時間深度觀看淡水河這條繁複的溪流。從整體溪流而言，除了自然的溪流生命史以及溪流衍生的生態系統變遷的歷史而外，人群的進入也帶來複雜的互動與變遷過程。

三、史前時代人類在台北的活動

(一) 史前文化變遷

一百多年以來的考古學研究，學者在淡水河流域發現大量的考古遺址，也就是過去人類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內涵複雜，顯示出不同的史前文化體系。以台北盆地為中心的淡水河流域中下游的古代居民，依時間的早晚，分布區域的不同和文化相貌的差異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人群（文化），由於不知道這些人群的名稱，我們通常以具有代表性的遺址來稱呼他們。由早到晚有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和舊石器時代文化晚期的持續型階段、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芝山岩文化、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和十三行文化。

台北盆地及鄰近地區史前文化層序(劉益昌、郭素秋 2000，經修改)

凱達格蘭族（巴賽族/雷朗族/龜崙族 等）	A.D.1620 歷史時代
十三行文化 晚期	500 B.P.
十三行文化 中期	1000B.P.
十三行文化 早期	1800B.P.金屬器時代
植物園文化/土地公山類型	2500B.P.
圓山文化	3200B.P.
芝山岩文化	3500B.P.新石器時代晚期
訊塘埔文化	4500B.P.新石器時代中期
大坌坑文化 晚期	5000B.P.
大坌坑文化 中期	5500B.P.
大坌坑文化 早期	6000B.P. 新石器時代早期
舊石器晚期持續文化 (網形文化晚期?)	
	10000B.P.舊石器晚期持續文化
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網形文化早期?)	
	5-30000B.P.舊石器晚期文化

(二) 史前人群與環境關連

依地質學者研究所述，在一萬一千年前左右，全球氣候回暖，海面上升，由關渡口侵入台北盆地。八、九千年前部分盆地低處可能已被海水淹沒，大約在 5-7 千年前台北盆地被海水侵入而且廣泛覆蓋，淡水河中下游的主體台北盆地泰半都是半鹹半淡的湖泊環境。這種情形因為上游帶來的淤沙逐漸沈積在湖泊中而漸漸改變，台北盆地的地面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露出，淡水河也日漸變成今日所見的景象。筆者從考古遺址的分布認為從大坌坑文化晚期以後台北盆地逐漸露出水面，水域日漸縮小，其間僅在 2000 年前左右有一次小波動，海水再度入侵台北盆地北側局部地區。各個階段的狀況如下：

- (1) 舊石器時代晚期網形文化人遺址居住應在盆地周緣的坡地，或鄰近較高的台地，芝山岩遺址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原型手斧，並不是原地堆積的遺物，可能是從岩頂滾落或人類攜帶而來使用的工具。在林口台地粉寮水尾遺址紅土層中所發現的各類打製石器，可能就是當時的原堆積遺物。
- (2) 舊石器時代晚期網形文化的人群在更新世結束台灣海峽形成，台北盆地成為大湖之後，仍然居住在盆地周緣的坡地，或鄰近較高的小山或台地，圓山與芝山岩遺址發現的小型打製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持續發展的工具，代表這個時期堆積的遺物，說明其生活形態雖因環境變遷仍處於狩獵、採集的階段。
- (3) 大坌坑文化時期，遺址主要分布於五股—關渡—圓山之間，海拔 10—20 公尺左右的山麓，當時盆地內應仍是湖水漫漶，因此居民大致居住盆地周緣。從遺址分佈的區域明顯可見與淡水河口二岸之間明顯的關係，當時人群已有種植根莖類作物的初級農業，晚期且可能發展出稻米、小米種植的農業體系，因此選擇山坡地邊緣居住。同時從遺址顯示的聚落所在位置，也說明人群與水生資源的採集具有密切的關係。
- (4) 從訊塘埔文化時代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後，盆地南半部似已露出，因此在盆地中央偏南的植物園、萬華均出現本階段遺址，人群亦已遷移到盆地東側與南側，其生活空間較大坌坑文化廣大，遺址堆積較為厚實亦顯示其居住時間已較大坌坑文化時期長久。當時農業耕作已經確知引入稻米、小米等穀類作物，遷入盆地中所露出的廣大平原當有農業耕作的考量。
- (5) 芝山岩、圓山文化時代大約在距今 3600 年以內，盆地南半部已露出，但西北半部仍為水域，且為半淡半鹹之狀態，因此在盆地內的芝山岩遺址、圓山遺址的貝塚中均可見烏蜆，人群似相當倚賴水生資源。盆地南側本階段遺址仍不多，僅有局部地區發現遺址。
- (6) 植物園文化／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時代大致從距今 2500 年前後或稍早開始，盆地內湖水水域縮小，但在晚期到十三行文化初期(約 2000-1500 B.P.)海

水似又略漲侵入到今日五常街一帶。社子附近似乎也已露出盆地成爲沙洲，而且已有人類在此定居形成聚落。人群大量往盆地南側、東南側遷移，從聚落所在與農業生產工具所顯示的特徵，說明人類往丘陵山地區遷移適應的結果。

(7)十三行文化時代中晚期距今一千年以內，盆地內湖水似已完全退出，聚落分布於今標高只有 1-2 公尺的河岸平原上。不過本階段遺址受近代開發影響最大，遺址不容易發現，因此在盆地內數量不多，南側迄今仍爲發現本文化階段之史前遺址。

(8)西班牙、荷蘭來台時期，盆地內湖水已完全退出，從 1654 年所繪地圖中觀察，原住民聚落分布於今標高只有 1-2 公尺的河岸平原上，與史前晚期相同。不過隨後似有盆地局部下沉的現象，造成西北側平原中原本存在的遺址幾乎埋沒於水面之下。

四、歷史初期人類在台北的活動

雖然一般學者都認爲史前時代最晚期的十三行文化是後來台北盆地平埔族群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 和雷朗族 (Luilang) 的祖先所遺留的文化。但是從今所知的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文獻知道當時並無所謂的凱達格蘭族和雷朗族，而是一些因地域或人群區分的族群，至少包括 Baritschoen (八里坌人)、Coullonders (龜崙人)、Senars (林子人)、Bassajos (巴賽人)，另外還有住在台北盆地講淡水省語言的人群如北投人、毛少翁人、武勝灣人等。這些人群要怎樣和史前時代晚期的十三行文化連上關係呢？這些人又怎樣變成後來的凱達格蘭族和雷朗族或巴賽族呢？1650 年代前後荷蘭戶口表所見的北台灣原住民分群及分布地域，經過學者耙梳大致可區分爲 1.淡水河流域相關村落，2.Pinorowan 流域相關村落，3.淡水堡壘以南聚落，4.Bassajos (巴賽人) 村落，5.Baritschoen，6.Coullonders (龜崙人) (詹素娟、劉益昌 1999：103)。

由於十三行文化開始的年代至少在 1800 年前，延續年代也有將近 1500 年的時間深度，到三百多年前才因進入歷史時期而逐漸消失，由於年代長，文化也有不同的演變，因此十三行文化可以區分爲早、中、晚等不同時期，也可以區分出很多不同的地方性類型，這種情形事實上和近代初期有文獻記錄以來北部台灣地區複雜的原住民族群體相同。如果想建立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無疑必須從史前時期最晚階段和歷史時期最早階段的連繫著手。

台灣北部史前文化最晚階段的十三行文化晚期，目前較爲確定的是舊社類型，從分佈區域，甚至已知定點的舊社址和考古遺址(如大雞籠社與大沙灣遺址、三貂社與舊社遺址)之間的對應關係和年代的銜接都可說明，北海岸的舊社類型是巴賽人的遺留，宜蘭的舊社類型則爲噶瑪蘭人的遺留。至於長坑舊社類型，由於發現的遺址太少，尙不足以說明和人群之間的關係，不過從地理位置而言，可

能是荷據時期的 Baristochoen 人。

台北盆地雖然在西荷時期以來的文獻記錄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族社群，但迄今仍少有十三行文化晚期的遺址發現。因此難以說明史前文化與原住族群的關係。如以稍早的中期階段而言，台北盆地西北側屬於埤島橋類型，當與淡水河口地區相類，而與東北海岸地帶的福隆類型不同。盆地東側與南側始終沒有十三行文化任何階段的遺址發現，也許顯示文化內涵不同於十三行文化。

舊社類型與長坑舊社類型都可以分別向中期的福隆類型、埤島橋類型推前，再推向更早期的中角類型、十三行類型。從文化內涵及時間的銜接而言，這是一個系列性的演化，也就是說北海岸地區的巴賽人（Basai）和淡水河口附近的人群（包括林子人、八里坌人）以及台北盆地西北側的原住民族都可以將來源上推至距今 1800 年前的十三行文化早期，甚或距今 2500 年以上的植物園文化時期。

十七世紀上半葉西班牙、荷蘭陸續進入北部地區，帶來的商業與統治型態，使得這些史前人的後代，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北部台灣平埔族群，或稱巴賽族，或稱凱達格蘭族的人群，納入國家體制。

五、但願還我溪流長青

從一萬多年前經六千年到距今三、四百年前淡水河流域和台北盆地地區的史前時代人類的活動，實際上是一部台北盆地變遷、淡水河流域形成的過程中，人類與自然互動的長時限歷史，從遺址出土文化遺物、遺跡及其他殘留物的研究顯示這是一段人類依賴自然或是與自然互相依違的過程。

十八世紀初年漢人進入淡水河流域，逐漸的改變淡水河流域原有的面貌，時至今日由於過度的使用、戕害，已經使得大自然面目全非，我們希望恢復台北盆地與淡水河舊有的面貌，使它重現生機，唯有從人類大自然互動的歷史中汲取經驗與教訓。

早年人群依賴河系生活，甚至交通也依賴著淡水河這一條像母親一樣的溪流，從溪流的載力而言，其實她很難背負那麼龐大的人口，但是以台灣的發展型態又很難不依賴這條母河生成的環境，怎樣才能讓溪流恢復自然的生命力，是值得我們從歷史的教訓中思考。遺址中恰好保存有豐富的人類活動與古代生態環境的資料，例如，透過貝塚的位置和絕對年代資料可以了解當時海水準變化的資料，進而得知古台北湖的變化，而人類狩獵或撈捕的動物，更是研究古代生物種屬變化的重要資料。可惜的是近年來物質建設速度太快，不只破壞人類現存的生活空間，也破壞了古代人為我們留下的自然記錄、台北盆地內及周遭坡地的遺址如圓山、芝山岩、關渡、社子、唶里岸、潭底、營盤口、十八份等已經大多遭到損毀，如果不及時搶救，恐怕將來連最起碼的研究資料都不可得，更不要談到了解古代人類與自然互動的歷史了。

從長期人類活動的資料而言，由於自然環境與文獻資料資料缺乏，遺址研究較少，使得盆地內史前晚期人與自然互動難以掌握。經過詳細研究，考古遺址也許可以做為我們和自然互動的長期資料庫，透過人類和自然互動的過程，可以細微觀察自然變遷，並理解文化變遷的可能動力。